

同桌的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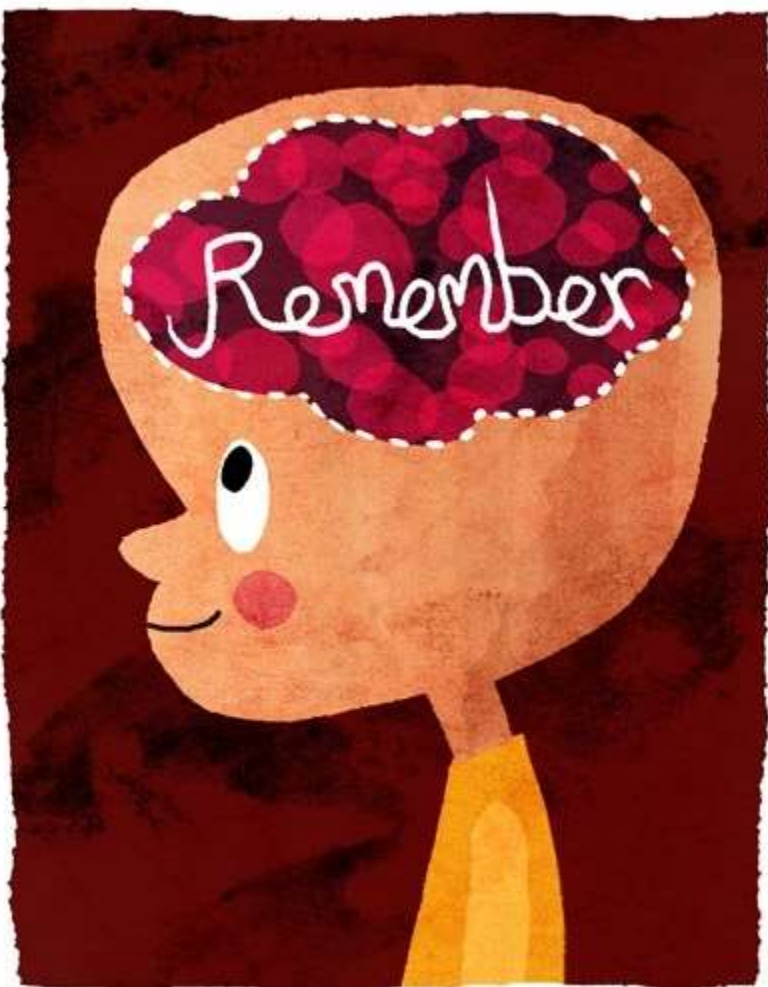
一支铅笔的故事



山人

记忆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活动、感受、经验的印象累积，有相当多种分类，主要因环境、时间和知觉来分。广为接受的模型将记忆过程分为三个不同阶段：

1. 编码：获得资讯并加以处理和组合。
2. 储存：将组合整理过的资讯做永久纪录
3. 检索：将被储存的资讯取出，回应一些暗示和事件。



一支铅笔的故事

常言道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的梦，在童年多半是向往和期待。记得小时候，有一阵子玩弹珠上了瘾，会梦见地上和草丛里到处都有弹珠，捡了一个又一个，两个手都装满了，捡也捡不完，就像阿里巴巴进入宝洞一样。在积攒洋画、搜集烟盒和集邮上瘾时，梦中也会常常捡到那些稀有“高档”的洋画、烟盒和邮票。老年的梦，多半是往事片段的回忆。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清早醒来还记得。于是，趁着印象还深，把它记录下来。

今年是退休后回中国第一次参加小学同学会。同学会上主题是回忆当年各种趣事。召集会议的同学，当年曾经跟我同桌，姓 Li。武汉话中的 N、L 不分，李、你、里、泥都是一个音，姑且称为“同桌的你”。我跟同桌的你自从小学毕业后，好像就没有再见过面。小学毕业，我们分配到不同的中学。在史无前例的 WG 中，各自加入大串联，然后大家造反和被造反地混战一场。中学“毕业”后，上山下乡各自一方。及至 WG 结束后，我又飘扬过海出国。此番再见面，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了。

当年曾经跟那些同学做过同一张桌子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模糊的记忆中，有跟女生同桌时，在桌子上划“三八线”的印象。大家聊着聊着，许多往事都从记忆的箱子底翻了出来。一个埋藏已久的事件，忽然冒了出来，让我记起了我跟同桌的你，在小学一年级曾经是同桌。那时的课桌很简单，一张桌子有两个抽屉，一人一个。我们被老师分到同座，共用一张桌子。不像到了高年级，每个人一个课桌，上面还有盖子，比较独立了。

同桌的你住的离学校不远，出了学校大门左拐，第一个街口是黄兴路，他家就住在路右手的一个小院子里。武汉是个历史厚重的城市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发源地。黄兴路是纪念辛亥革命元老，当时跟孙中山齐名“孙黄”的先烈黄兴。跟黄兴路相邻的一条街叫黎黄陂路，也是纪念辛亥革命的人物黎元洪。我们的学校就以“黎黄陂路小学”命名。走在这些街道上，也许会感受到历史的一瞬间就在我们身旁流逝，冥冥中好像传来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……”。

是的，行拂乱其所为。同桌的你性情温和，遵纪守法不逾矩，听老师的话，像儿歌里唱的“小兔子乖乖”。后来好像在少先队里当了两条杠的中队长。不像我，非天降大任之人，常常随心所欲，调皮捣蛋，直到小学毕业，才混到个一条杠的小队长。由于同桌的关系，我们的关系比一般同学要更熟悉一些。我印象中他有一个姐姐，跟我姐姐是同学，又加深了我们的共同点。他家是属于铁路系统的，同院里还住着好几个铁路系统的同学，男生女生都有。因此，放学后，我经常到同桌的你家里去玩。小的时候，天真、淳朴，单纯，喜欢就是喜欢。一来二去，我跟同桌的你就成了好朋友。

记得有一天上课，老师讲解“上下来去，前后左右”。老师举例：她在课堂上教学，我们在课堂下听讲。她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面跟。然后让我们造句。由于同桌的你是

坐在我的左边，于是我就对造了一句：“你在我左边，我在你右边。”同桌的你反过来造一句是：“你在我右边，我在你左边。”听到他反过来造句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他学我。于是我又造一句，问他：“谁在你前面？你在谁后面？”同桌的你就指着前面的同学说：“他在我前面。我在他后面。”不料，这句话竟然惹出一个大祸来。

前面的那位同学，在同学们中，用武汉话讲，有时候会“撩别个”，近似于英文中 bullying 一词。虽然，当时还没有校园欺凌或者凌霸一说，但是，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直存在的。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，一直就贯穿着弱肉强食、以强凌弱的现象，只是表现的场合、方式和规模不同罢了。譬如动物界里的狼和羊、猫和鼠，比如人类社会中小到个人、幼儿园、小学，大到工作单位、军队、社会等，都有不同形式的 bullying 现象。我们前面的那位同学，听到我们在后面用他造句，以为我们拿他开心。平日里，多是他撩别人的，这次竟然受到“小兔子乖乖”的挑战，他很生气。他回过头来，拍着我们的桌子，大声对同桌的你说：“谁跟你前面后面的？再敢说，小心一点！”说完，拿起铅笔，在同桌的你的作业本上一阵乱画。同桌的你被吓坏了，眼睛红红的，嘴角发抖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们在练习造句，不是说你。不许欺负人。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大声对前面的那位同学说。前面的那位同学料不到我会帮腔：“我就欺负他了，你要么样？！”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我这个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顺毛驴，而且，头顶上有两个旋。算命先生说：双旋主犟，天生反骨。我一生中因为这反骨，吃了不少亏。看到前面的那位同学如此霸道，不禁怒从胆边生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一把将那把拿铅笔的手推了回去：“么样？你把他的本子搞坏了，你赔！”这下，前面的那位同学碰到对手了，一招白鹤亮翅，一铅笔又挥了过来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水浒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说，更不知道神雕英雄郭靖的降龙十八掌，也就是小拳头小巴掌相互抵挡。一场混战就在“上下来去，前后左右”中展开。你来我往中，不知道我怎么就卖个破绽，一把将对方手中铅笔夺来，然后顺手一招“蜻蜓点水”，把铅笔扎到前面的那位同学的头顶上。只听对方一声大叫，双手捂住头，看见鲜血慢慢从指缝中渗了出来……

后来是怎么收场的，我不记得了。只知道回家后被老妈一阵训骂，还挨老爸一顿老拳教训。我虽然心里不服，明明是他先欺负人先动手的，我只是自卫还击而已。充其量，也就是防卫过当。但是，看到同学头上流血，我还是心里怕怕的，因为，这实在有些过了。后来听医生说，由于我力道尚小，没有伤到头骨，就是铅笔尖一处皮肉伤。搽了止血药包扎后，几日后结疤，慢慢就好了，没有恶化和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幸亏当时不知道鲁提辖的老拳和郭靖的降龙十八掌，否则，事儿就闹大了。现在想来，还有些后怕。要不怎么中文里怎么会有“出生牛犊”一说呢。

我们班主任，也就是那位教我们“上下来去，前后左右”的老师，平日里就感觉她对我的“随心所欲”有看法。这次事件发生在她任班主任的班级，使得她教学的声誉颇受影响。对于她的大为光火，我也十分理解。班主任向学校打报告，非要把我开除学籍，遣送回家，以绝后患。那个年代、那个年纪，开除学籍对我来说，就跟现在开除公职、开出

军籍、开除党籍一样，只差没有双规和判刑入狱了。这在于我，是天塌下来的大事，我不服。从水浒梁山角度来讲，我这是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，好汉替天行道。从司马太公“史记”来看，我这是武王伐纣，行“王者之师”，非秦王虎狼之师。就是从维护学校纪律而言，我也是抵制凌霸，伸张正义。

由于开除兹事体大，校方将此事上报了教育局，并通知家长。我妈一方面觉得惩罚太过了一点，一方面也出于护犊心切，于是赶到教育局申述。教育局调查研究下来，发现尽管我平日里调皮，但是从无凌霸“恶行”，也不是屡教不改的“惯犯”（刚上一年级）。况且，两个小孩打架，经调查，由同桌的你和其它同学作证，“斗殴”起因和主要责任不在我。再者，后果也不是很严重。还是应该批评教育为主，不要一棍子打死。于是改判有期徒刑：停学十天。以观后效，以儆效尤。这段公案就此了结。

后来听说，我们家楼下的教育局长，也听说此事。他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知道我不是为非作歹之徒，是个可以被教育改造好的子女。于是跟局里反映了他所了解的情况。人说：大难不死，必有有后福。从当年的牛犊子直到今日之耄耋老牛，历史和事实证明：我确实是个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。这一生，除了这次停学十日，我再也没有受到过学校和社会对我类似的惩罚。直到退休，安享晚年。还有一次，WG中被误抓进派出所一晚，当然，那是中学里的另一个故事了。

在同学会席间，我问同桌的你是否还记得当年此事，他说不记得了。听有些心理学家分析，对于那些沉重、悲伤、痛苦等等有碍身心健康的记忆，人的大脑会自动封闭记忆体的联系。如今，当我大脑里浮现出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想必，我应该心中已经释然，不再有愤愤不平的怨忿了。但是，不管我怎么回忆，当事人的姓名和模样，还有后来在那里去了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莫非，我大脑中管理那块记忆体的阀门仍旧未开？还是记忆的海马体已经老化衰退？

在此，特广下英雄帖，向同学会群的小伙伴们，以及凡是知道此事的人，征集信息：请帮我打听那位被我扎破头的同学的姓名和行踪。我要向他道歉。如果今生无缘相见，那么，不管是将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只要碰到他，我都会向他请求宽恕和原谅，并向他说一声：对不起。

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初稿于佛州瓦蓝湖